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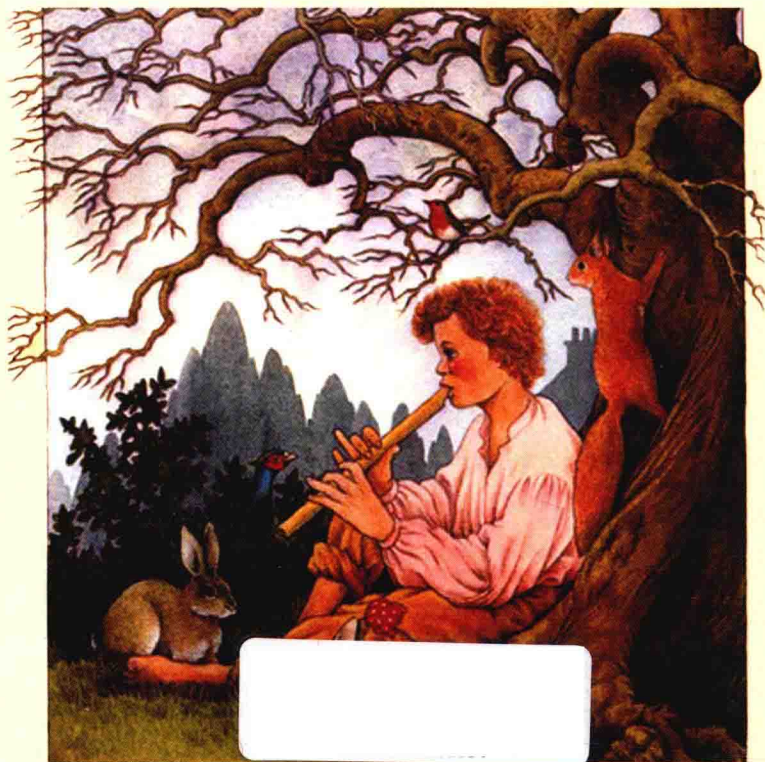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 译林名著精选 ——

名家导读·全译插图本

The Secret Garden

# 秘密花园

[美国] F. H. 伯内特 著 李文俊 译



F. H. Burnett

—— 译林名著精选 ——

The Secret Garden

# 秘密花园

[美国] F. H. 伯内特 著

李文俊 译

 译林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秘密花园 / (美) F. H. 伯内特 (F. H. Burnett) 著;  
李文俊译. — 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7. 3  
(译林名著精选)  
书名原文: The Secret Garden  
ISBN 978-7-5447-6695-1

I. ①秘… II. ①F… ②李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64609 号

秘密花园 [美国] F. H. 伯内特 / 著 李文俊 / 译

责任编辑 李浩瑜  
装帧设计 陈天岷  
插图 徐白虹  
责任印制 董虎

原文出版 Wordsworth Editions, 1993  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译林出版社  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  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  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  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
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 890毫米×1240毫米 1/32  
印 张 8.125  
插 页 4  
字 数 180千  
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6695-1  
定 价 22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。

订购热线: 025-86633278 质量热线: 025-83658316

## 译序

21世纪最初几年里，我曾译过伯内特夫人的两本小说《小爵爷》与《小公主》。病后翻译它们曾给我带来安慰与喜悦，出书后偶尔在书店的架子上见到它们时，我仍然很感欣慰，觉得所花的力气并未白费。我知道别的出版社也出有别人的译本，但人总敝帚自珍，我相信自己的劳作在诸多译品中恐怕还是有其特点的，毕竟多年来自己都一直在从事外国文学研究与译介的工作。当然，译少儿文学和译经典作品不尽相同，这方面需要一些特殊的禀赋与修养。但好处是，拳脚倒可以舒展得更自由一些，对于译者来说，这是更能发挥自己的创造性的一个机会。鲁迅曾说过一段话，大意是：倘若每个人都能降低一档，做自己更能胜任的工作，效果必定更好。这高见，我是很以为然的。

伯内特夫人最脍炙人口的少儿小说除了上面那两本之外，就是这一本《秘密花园》了。我去年做完两件与福克纳有关的事后，又稍有闲暇，心想倘能将此书一并译出，岂非美事。于是便像外国童话里那个顶着一篮鸡蛋前行(后来自然是鸡蛋全都摔破)的小姑娘那样，在实事未做之前就先做起美梦来。我想着，有一天我快乐地译成的这三本书给配成一套，加上插图，印得漂漂亮亮的，装在一个礼品盒里。小姑娘与小男孩得到了，急不可待地打开翻阅起来，还会随着主人公的命运又是哭又是笑……如果印成的是英汉对照本，那么通过细读这套书，有些小朋友说不定还能培育与提高自己

对中外语言的感情与悟性呢。

未曾读过《小爵爷》与《小公主》的读者可能对作者的情况还不熟悉,这里再稍作介绍。这位女作家的全名是弗朗西丝·霍奇森·伯内特 (Frances Hodgson Burnett),1849 年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一个五金工厂主的家庭。1853 年父亲去世,母亲继续经营,直到工厂倒闭。弗朗西丝只受到过中等教育。由于生活困难,全家于 1865 年移居美国,和亲戚一起住在一座圆木屋中。对于丧失亲人,投靠亲戚,移居他国,弗朗西丝像她笔下经常出现的一些人物一样,是有亲身体会的。1905 年,她入了美国籍,但从她的作品看,风土人物均是英国味十足,用的语言亦较纯正典雅。弗朗西丝结过两次婚,伯内特为其第一个丈夫的姓。1924 年,弗朗西丝在美国逝世。

这本《秘密花园》出版于 1911 年,是作者三本少儿文学书中最后出版的一本。伯内特夫人从小喜爱花草植物,离婚后悉心投入园艺活动。她写书获得成功后,收入颇丰,因而能在英国的住所周围有几个带围墙的花园,其中一个还是她的户外书房,她每天都要在园中写作。1909 年她在纽约长岛布置自家花园时,突发灵感,构思出了《秘密花园》的基本内容。此书出版后很快就成为一部畅销书,并且多次被改编为舞台剧与音乐剧,也曾三次被拍成电影以及卡通电视片。最近一次将此书改编为音乐剧的玛莎·诺曼还获得了 1991 年的托尼奖,而扮演玛丽的戴西·依根还是托尼奖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最佳女主角得主。

《秘密花园》的内容有些神秘,曲径通幽处,由读者自己去探究更为合宜,这里就不点明了。书的主题,则是身世坎坷或身心有病的人,可以通过改造周围的环境,改变自己的命运,重要的是要有一颗乐观向上的心。我翻译此书时常会想起过去几十年常被告诫的一个大道理:知识分子必须通过对环境的改造来改造自我。这句话本身没有错。但如果理解为对一部分人的惩罚性的强制行动,那

就是另外的一回事了。如果是像书中所写的那样自愿地在完成一项工作中达到自我完善,那我想大家都是会欣然接受的吧。在书的结尾处,我们看到,无论是患自疑症的男孩还是患自闭症的女孩,都在复活废园的活动得到改造,成为身心健康的人。不仅如此,他们还促使大人走出自设的牢笼,做到与人心灵相通。书中常常提到“魔法”一词,实际上,主人公自我完善的要求与行动本身,恐怕正是最能起作用的无边法力吧。伯内特夫人好像与中国人的主张默契到了心心相印的地步。她笔下的农家子迪康与其母苏珊·索尔比,岂不是现成的两位知识青年应该向之学习,与之结合的“劳动人民”的代表吗?当然,这是在打趣了。不过,由此亦可看出,伯内特夫人在当时的文学界思想上还是比较进步的,这从《小爵爷》与《小公主》中对贫苦人民的同情与讴歌上也都能得到佐证。

李文俊

2006年早春于华威西里

## 目录

- 第一章 一个也没剩下.....1
- 第二章 玛丽小姐乖乖乖.....6
- 第三章 穿过荒原.....14
- 第四章 玛莎.....18
- 第五章 走廊里的哭声.....33
- 第六章 “是有人在哭嘛——是真的嘛!”.....39
- 第七章 花园的钥匙.....45
- 第八章 引路的知更鸟.....51
- 第九章 人世间最最古怪的房子.....58
- 第十章 迪康.....67
- 第十一章 榭鸫的窝巢.....78
- 第十二章 “我能有一小片地吗?”.....86
- 第十三章 “我是科林”.....94
- 第十四章 一位小王爷.....106

第十五章	筑巢.....117
第十六章	“我就不来!”玛丽说.....127
第十七章	大发雷霆.....134
第十八章	“你可不能浪费时间”.....141
第十九章	“春天来到了!”.....148
第二十章	“我会一直——一直活下去的!”.....158
第二十一章	本·韦瑟斯达夫.....166
第二十二章	太阳西下时分.....176
第二十三章	魔法.....182
第二十四章	“让他们笑吧”.....194
第二十五章	帘幕.....205
第二十六章	“那是妈妈!”.....212
第二十七章	在花园里.....221



## ■ 第一章 一个也没剩下

玛丽·伦诺克斯给送到米塞斯维特庄园她姑父那儿去住的时候，谁都说比她模样更不讨人喜欢的孩子还真是没见到过。这说的也是大实话。她一张小脸尖瘦尖瘦的，身子也是又细又瘦，浅色头发又稀又薄，还老哭丧着脸。头发发黄不说，连脸色也是黄蜡蜡的，那是因为她出生在印度，从小就这病那病不断。她父亲在当地的英国政府机构里当差，总是不得空闲，而且他自己也老是病恹恹的；她母亲倒是个大美人，光惦记着到处去参加舞会，跟那些喜欢嘻嘻哈哈的人一起寻欢作乐。她根本没想要生这个小女孩，玛丽一坐下来她就将婴儿交给了一个土著阿妈全权看管，并且让这个阿妈明白，要想讨得女主人的欢心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少让太太见到小娃娃。因此，当玛丽还是襁褓中一个病病歪歪、脾气乖戾、相貌难看的小毛头时，她老是被藏藏掖掖的；等这个病病歪歪、脾气乖戾、相貌难看的小东西都会跌跌撞撞走路了，她还是被藏藏掖掖的。除了她的阿妈跟其他土著仆人那几张黝黑的脸之外，她印象中根本就没有什么熟悉的人影，而他们对她又总是百依百顺、唯命是从的，因为要是孩子一不高兴哭闹起来，打扰了女主人，太太发起脾气来，整个宅子又要不得安宁了。由于有这样的情况，到她六岁的时候，她已经变成一头非常不讲道理与自私自利的小野猪了。请来教她念书识字的那位年轻的英国家庭女教师很不喜欢她，勉强教了三个月就辞职不干了，别的女教师也来试过，但是走得比第一位更快。因此倘若不是玛丽自己恰好想学会念书，那

她就会永远都是个大文盲了。

她大约九岁的时候，大清早天气就热得邪门，她一醒来就已经觉得五心烦躁。睁开眼睛，她看到站在床边的用人并不是每天来伺候她的那个阿妈。

“你来干什么？”她对那个陌生女人说，“我不要你在这里。去叫我的那个阿妈来呀。”

那个女人显出很害怕的模样，她只是结结巴巴地说阿妈来不了。玛丽火冒三丈，对着那女人又是踢又是打，那女人显得更害怕了，再一次重复说要阿妈上小主人这儿来是根本做不到的。

那天早晨空气中就莫名其妙有一种神秘的气氛。一切都乱了套，似乎有好几个土著用人都不见了踪影，玛丽看到的那些也是蹑手蹑脚急匆匆跑来跑去，显得灰头土脸、惊慌失措的。可是谁也不肯告诉她任何情况，而她自己的阿妈又始终没有露面。上午一点儿一点儿过去，仍然是没有人来照顾她，她终于逐渐移步进入花园，在围廊附近一棵树下独自玩耍起来。她假装砌一个花坛，把大朵大朵盛开的猩红色木槿花插进一个个小土堆里，与此同时，她的怒火燃烧得越来越旺，肚子里想出了一句比一句更恶毒的骂人话，一等阿妈萨迪再次露面，她就要把这些咒骂统统堆到她的头上去。

“猪！猪！老母猪生下的一窝小猪！”她咒骂道。她这么骂，是因为在土著人看来，让人骂作猪真算得上是奇耻大辱了。

她咬牙切齿地一遍遍这么骂着，这时，她听到母亲和另一个人来到廊子上了。跟母亲在一起的是个皮肤白皙的金发年轻男子。玛丽认识这个比小孩像是大不了多少的年轻人。她听人说过，这个年轻的军官刚从英国来。孩子瞪视着他，不过她看得更多的还是她的母亲。一有机会她总是要这样细细察看的，因为女主人——玛丽总是更习惯于用这个而不是别的称呼来叫她——是那么一个高挑、苗条、俏丽的女子，衣着也总是那么的可爱入时。她的一头鬃发丝绸一般地柔软光洁，小巧、纤细的鼻子使她显得卓尔不群、傲视人间，眼睛却是大大的、笑咪咪的。她所有的衣服都薄若蝉翼，显得轻飘飘的，所以玛丽总

说它们“全是花边”。今天早上,她的衣服比平时更像花边了,可是她的眼睛却一点儿没露出笑眯眯的表情。那里充满了惊恐,睁得大大的,恳求般地仰望着那个娃娃军官的脸。

“真的是这么糟糕吗?哦,真的是吗?”玛丽听到她这么说。

“糟糕透了,”年轻人回答说,声音都有点颤抖了,“糟糕透了,伦诺克斯太太。你是应该两星期前就进山区去的。”

女主人扭绞着她的双手。

“唉,我知道我本该早些去的!”她喊道,“我不走仅仅是想参加那场愚蠢的宴会。我真是傻到家了。”

就在此刻,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号声从用人区那边爆发出来,使得夫人紧紧地抱住那个年轻人的胳膊,玛丽站在那儿也是浑身打起了哆嗦。哭喊声越来越大了。

“怎么回事?怎么回事?”伦诺克斯夫人气急败坏地问道。

“准是有人死了,”年轻军官回答道,“莫非瘟疫也传到你家人当中来了?”

“我没听说呀!”女主人喊道,“快跟我来!快跟我来!”说着她便扭转身子朝屋子里跑去。

从此时起,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,早晨那么不正常的原因也总算让玛丽弄清楚了。霍乱以最可怕的形式在这一带流传,人们像苍蝇一般地死去。她的阿妈昨天夜晚染上了病,方才就是因为她死了,用人们才在小茅屋里呼天抢地的。这一天还没过完,又接连有三个用人咽了气,其他的也都吓得一跑了之。惊恐笼罩着每一个角落,所有的平房里都躺着奄奄一息的人。

在慌慌张张、乱成一团的第二天里,玛丽一个人躲在育儿室里,谁都把她忘掉了。没有人想到她,没有人需要她,奇怪的事情发生着,但她对此却一无所知。一连好几个钟点,她哭上一阵,又迷迷糊糊地睡上一阵。她只知道有人生病了,她听到了神秘与可怕的声音。有一次,她爬到餐厅里去,发现那儿空无一人,不过饭桌上、椅子上有些盘子,里面放着些没有吃完的东西,看得出不知是为了什么原因,吃着

饭的人慌忙中把盘子一推，突然就站起身来离开了。孩子吃了些水果与饼干，因为口渴又喝了一杯东西，杯子就在桌上放着，里面几乎是满的。酒很甜，她也不知道酒劲有多凶。很快她就昏昏欲睡了。她回到自己的育儿室，重新又把自己关在里面，心里惊惶不安，因为她听到小木屋那边传来一片片哭声，到处都有匆匆忙忙的脚步声。那杯酒使得她昏昏沉沉，眼皮几乎都睁不开，于是她躺到自己床上，好长一段时间什么都不知道。

在她酣睡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许多事情，不过无论是宅子里的哭喊声还是把东西搬进搬出的声音，都没能吵醒她。

她醒来时，仍然是躺在床上呆呆地瞪视着对面的那面墙。整幢宅子里没有一点点声音。她以往还从不知道家里会如此寂静呢。她既听不见人的说话声，也听不到脚步声，心里嘀咕：莫非害病的人全都治好了，所有的麻烦事全都宣告结束了？她还琢磨，她自己的那个阿妈不在了，以后又由谁来照顾她呢？必定会派一个新阿妈来的，那她又有新故事可听了。那些老故事玛丽都听腻了。她没有因为失去她的保姆而哭泣。她不是个感情丰富的孩子，不大会想到别人的。周围吵吵闹闹，乱作一团，为霍乱的事哭天抢地，这使她感到恐慌，也很生气，因为似乎没有一个人记得她还活着。所有的人都惊慌失措，想不起还有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小姑娘。霍乱一来，他们谁都不管，就光知道自己了。不过，既然不再害病了，也该有人记起她并来照顾她的吧。

可是，没有人来，她躺着等待的时候宅子里倒是越来越没有人了。她听见有样东西在地席上发出沙沙声，低下头一看，原来是一条小蛇在滑行，那双宝石般的眼睛还在盯着她呢。她没有觉得害怕，因为这是个无害的小东西，看来并没有要伤害她的意思，而且急着要爬出房间。她看着它从门缝底下钻了出去。

“多奇怪也多安静呀，”她说，“什么声音都没有，好像整座房子里除了我和那条蛇，别的活物一样都没有。”

几乎就在下一分钟，她就听到有脚步声来到院子里，有几个男人走进宅子，还低声交谈着。没有人迎出去接待他们，这几个人像是自

已开的门,正在察看一个个房间。

“多么荒凉呀!”她听到有个声音在说,“不是住着一位大美人的吗!好像还有个小小孩的。我听说是有个小姑娘的,虽然大家都没有见到过她。”

几分钟后,当他们推开育儿室房门的时候,玛丽正站在房间的正中央。她看上去像是个长相丑陋、脾气乖戾的小东西,眉头紧锁,因为此刻她开始觉得肚子饿了,没人来管她使得她十分气恼。最先走进来的是个身材魁梧的军官,玛丽以前见到过他跟她父亲说话。他显得很疲倦很沮丧,但是看到她时他吃了一惊,几乎都要往后跳了。

“巴尼!”他喊出声来,“这儿有个小孩!孤单单的一个小孩!在这样的一个地方!我的天哪,她会是谁呢?”

“我是玛丽·伦诺克斯。”小姑娘说,把僵僵的身子尽量挺得直一些。她认为那人把她父亲的宅子叫做“这样的—一个地方”是非常粗鲁无礼的。“大家得霍乱的时候我睡着了,方才刚刚醒来。为什么没有人来管我?”

“这是个谁也没有看到的孩子!”那人转向他那几个伙伴说道,“她竟然被大家忘掉了!”

“为什么把我给忘了?”玛丽说,一边跺着脚。“为什么谁都不来找我?”

那个被称为“巴尼”的年轻人悲哀地望着她。玛丽甚至觉得他在眨巴眼睛,免得眼泪掉下来。

“可怜的小不点儿!”他说,“那是因为一个人也没剩下,没有人能够来呀。”

玛丽就是在这样奇特与突兀的情况下知道自己不再有父亲与母亲的,他们都在夜里病故,给抬出去了,家中没有染上病的用人也都一哄而散,只恨自己两条腿走得太慢,谁也没有想起家中还有一位小主人。整个地方如此安静,原因即在于此。的确,整个宅子里除了她自己与那条瑟瑟作响的小蛇,真的就再也没有别的有生命的东西了。

## ■ 第二章

### 玛丽小姐倔乖乖

玛丽以前总爱从稍远处凝视她的母亲，认为母亲非常漂亮，不过因为对母亲不是很熟悉，所以实在是说不上对死去的母亲有多么的爱，是怎样的思念。事实上，她可以说一点儿都没有想念母亲，因为她是个自顾自的孩子，脑子里想的都是自己的事，她从小就是这样的。倘若年纪再大上几岁呢，那她自然就会对孤零零地留在世界上非常担忧了。可是她还太小，又一直是由别人在照顾着，她总以为以后也必定会是这样的。她脑子里想的只是：自己要去的是不是好人家，是不是会对她很和蔼，让她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如同她自己的阿妈和其他土著用人过去所做的那样。

她知道，自己是不会一直留在一开始送去的那位英国教士的家里的。她也不愿意留在那里。那位英国教士很穷，自己已有五个大小差不多的孩子，他们衣衫褴褛，总在吵吵闹闹，为争夺玩具而打来打去。玛丽讨厌这所不整洁的平房，跟这些人都合不来，来了没两天，就谁也不愿意跟她玩了。她来到的第二天他们就给她起了个外号，这就使她心里更窝火了。

首先想到这档子事的是巴兹尔。巴兹尔是个长了双放肆无顾忌的蓝眼睛和一只翘鼻子的小男孩，玛丽很讨厌他。玛丽在一棵树下独自玩耍，就像霍乱突然爆发的那天一样。她正在拢土、造路，打算弄成一个小花园，这时巴兹尔走过来站在边上看她怎么干。不一会儿，他产生了兴趣，突然提出一个建议。

“你干吗不在那儿堆一些石子，算是假山呢？”他说，“喏，就在中间这儿。”说着还弯腰到她头上来指点给她看。

“滚开！”玛丽喊道，“我不和男孩玩。给我滚开！”

有一会儿，巴兹尔像是很生气，但是接下来他变得调皮起来了。他也总是这样作弄自己的姐妹的。他绕着玛丽跳圈子，一边做鬼脸，一边又唱又笑：

玛丽小姐乖乖乖，  
花园真能造出来？  
银铃铛、花贝壳，  
金盏花儿插起来。

他一遍又一遍地唱着，直到别的孩子都听到了并且一个个都哈哈大笑，乐不可支。他们越是唱《玛丽小姐乖乖乖》，玛丽越是生气。从此以后，她住在他们家，他们提到她时总称她为“玛丽小姐乖乖乖”，还时不时当面这样叫她。

“你就要给送回家了，”巴兹尔对她说，“就在这个周末。我们都希望你快点走。”

“我还巴不得快点走呢，”玛丽反唇相讥，“不过家在哪儿呢？”

“她连自己家在哪儿都不知道！”巴兹尔说，还用了七岁儿童的嘲讽口气。“自然是在英国啦。我们家的奶奶就是住在英国，去年我大姐梅布尔也送到那里去了。你是不会去奶奶家的。你没有奶奶。你要被送到你姑父那里去。他是阿奇博尔德·克雷文先生。”

“这人我怎么连听都没听说过。”玛丽还要强词夺理。

“我就知道你不会知道。”巴兹尔回答道，“你什么都不知道。女孩就是傻。我是听我爸爸妈妈说起他的。他住在乡下一座又高又旧的空荡荡的大房子里，没有人跟他要好。他脾气太坏不愿意见人，到后来他请人家来人家都不来了。他是个罗锅，可吓人了。”

“你的话我不信。”玛丽说。她转过身去，用两只手指塞住自己的

耳朵,这样的话她再也不想听了。

不过后来她还是对这件事想了很多。那天晚上克劳福德太太告诉她,再过几天,她就要坐船去英国到她姑父阿奇博尔德·克雷文先生那里去了,这位先生住在一处叫米塞斯维特的庄园里。她板着脸听着,故意装出一副不感兴趣的样子,大人都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。他们想跟她亲近一些,克劳福德太太打算吻她的时候她把脸扭了开去,克劳福德先生拍拍她肩膀,她却把身子挺得更僵更直。

“她长相是太一般了一些。”克劳福德太太事后挺惋惜地说,“她母亲可是个大美人哪,风度也好,可玛丽呢,脾气这么别扭的孩子我还真是没有见到过。孩子们管她叫‘倔乖乖小姐’,自然是刻薄了些。不过还是有点道理的。”

“倘若那位漂亮妈妈当初多到育儿室走走,让小孩多看看她那漂亮的脸和优雅的风度,说不定这个玛丽也能多沾些光。真可惜,美人儿没了,记得她有过一个小小的人怕也没几个了。”

“我相信她几乎压根儿就没怎么去看过她。”克劳福德太太叹了口气说,“带领她的那个阿妈死去时,就没有一个人想到还有这个小东西。想想看,那帮用人各奔东西,把她一个人留在那幢空荡荡的房子里。麦格鲁上校说,当他推开门发现有个小女孩独自站在房间中央时,他几乎都要惊得灵魂出窍呢。”

玛丽是在一位军官太太的护送下,乘船经过长途航行回英国的,那位太太要把自己的几个孩子送回国去上寄宿学校。她照顾自己那几个小男孩小女孩已经手忙脚乱,巴不得能快些将玛丽交给阿奇博尔德·克雷文先生派到伦敦来接人的那个女人。那是米塞斯维特庄园的女管家,名叫梅德洛克太太。这女人长得壮壮实实,脸颊红扑扑的,一双黑眼睛非常锐利。她穿一条深紫色的长裙,外面披一袭带流苏的黑丝绸斗篷,头上戴一顶饰有紫丝绒假花的黑帽子,她头一动,那些假花便跟着颤个不停。玛丽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女人,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,她原本就很少喜欢过谁,再说,明摆着的是,梅德洛克太太也没怎么把她放在眼里。



“我的天哪!她真是个不起眼的小东西呢!”她说,“我们可听说过她母亲是个大美人呀。怎么就没多遗传些好的东西给下一代呢,不是啊,太太?”

“也许会女大十八变的吧。”那位军官太太回答得很厚道,“倘若脸色不那么黄,神情也开朗一些,她五官倒还算端正的。小孩子嘛,变化很大的。”

“那她还真得脱胎换骨才行呢。”梅德洛克太太说,“在米塞斯维特庄园,想要让小孩子变得出人头地,条件可不大够。我这是实话实说!”

她们以为玛丽没有在看,因为她站在她们要下榻的这家小旅馆的窗子边上,离两个大人有一些距离。她在观看窗外川流不息的公共汽车、马车和行人,可是她听得非常清楚,而且生发出了对她的姑父与她要去住的地方的强烈好奇。那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呢?她的姑父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?什么叫罗锅?她从未见到过这样的人。没准全印度连一个罗锅都没有呢。

由于是住在陌生的房子里,又没有管她的阿妈,她开始感到寂寞,脑子里也生出一些过去从未有过的古怪念头。她开始觉得奇怪,为什么她好像从来不属于任何人,即使是父母亲都还活着的时候。别的孩子好像都属于自己的父母,可是她似乎从来都是个不属于谁的小姑娘。她有仆人,吃的穿的都不缺,可是任谁也不关心她。她不知道那是因为她脾气太坏。当然,那时候,她不知道自己脾气不好。她总是认为别人脾气不好,却不知道是自己有毛病。

她认为梅德洛克太太是她见到过的最最讨厌的人了,有那么一张俗气的红得扎眼的脸,戴那么一顶俗气的细呢帽子。第二天,当她们动身去约克郡时,玛丽穿过车站上列车时,头抬得高高的,离这个女人尽量远些,因为她不想让人以为她是属于梅德洛克太太的。一想到别人会这么想她就非常生气。

可是梅德洛克太太却丝毫没有受到她和她的想法的影响。她是那种“决不听任小孩子家胡来”的女人。至少,倘若有人问到她,她是